



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画册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许 江

副 主 编: 杨桦林 潘耀昌 郑 朝 傅新生

编 委: 许 江 宋建明 杨桦林 郑 朝

金尚义 赵 燕 徐永祥 萧 峰

曹意强 傅新生 潘耀昌

特邀编辑: 杨桦林

责任编辑: 傅新生 李振鹏

封面设计: 周 峰 李振鹏

版式设计: 李振鹏

图片摄影: 范 厉等

责任校对: 葛 岭

林风眠之路——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

编 者 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画册文集编辑委员会

出版者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地 址 中国·杭州南山路218号 310002

制 版 深圳彩视电分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者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经销者 全国新华书店

版 次 1999年10月第1版

1999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 / 8

字 数 100千

图 数 黑白图171幅 彩图246幅

印 张 41.5

印 数 0001-2000

书 号 ISBN 7-81019-803-3 / J · 741

定 价 598.00元

©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written permission from the publisher.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鸣谢

值林风眠先生百岁诞辰之际，我们举办“林风眠之路”大型展览，编撰出版《林风眠之路》大型画册，这是对林风眠先生诚挚而深切的纪念。一年半来，我们进行了精心的学术梳理，在海内外广泛征集作品，希冀较全面地反映林风眠先生的生平、创作和艺术思想的发展轨迹。展览和画册的筹备、编撰过程，得到了海内外各界人士的鼎力支持，没有他们的慷慨捐资，没有他们热情地提供藏品，编撰工作的顺利完成将是难以想象的。在此，我们谨表最诚挚的谢忱：

捐助者

台湾元大证券集团

林汝祥先生

冯叶女士

台湾润泰集团尹衍樑博士及夫人

香港艺倡画廊 (Alisan Fine Arts Limited, Hong Kong)

刘雨虹女士

香港梅洁楼 (M. K. Lau collection, Hong Kong)

杨建刚先生

招炜诚先生

陈榜杨先生

陆叶佑成女士

李林建华女士

李谢瑛女士

陈静仪女士

陈黄亭秀女士

范洁仪女士

刘玉余女士

刘耀宗先生

张克朗先生

主要藏家

上海美术家协会

上海中国画院

上海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

中央美术学院

广州美术馆

马维建先生

冯叶女士

香港梅洁楼 (M. K. Lau collection, Hong Kong)

王良福先生

申鼎箴先生

陈秀从先生

香港艺倡画廊 (Alisan Fine Arts Limited, Hong Kong)

此外，承吴冠中先生、苏天赐先生、郎绍君先生、朱朴先生、冯叶女士、马维建先生、陈秀从先生、潘其镠先生、许礼平先生、卢辅圣先生、严培明先生等提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宝贵的建议，特记于此，以表感铭之意。

本画册部分历史照片、手稿资料由冯叶女士、林蒂娜女士、潘其镠先生、陈秀从先生、朱膺先生、沈凡先生等提供。版权所有，未经同意，不得转载引用。未署名图片均由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等有关单位提供。

以纪念林风眠先生为发端，争取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促进艺术事业发展的活动也在进行中。“贤志文教基金会”将斥资为中国美术学院在欧洲设置以林风眠先生为名的艺术工作室，对此义举我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画册文集编辑委员会

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
THE CENTENARY OF LIN FENGMIAN



1950年林风眠在杭州玉泉寓所（冯叶提供）。

林风眠之路

THE APPROACH OF LIN FENGMIAN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林风眠之路：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 / 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画册文集编辑委员会编. -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1999.10

ISBN 7-81019-803-3

I. 林… II. 林… III. ①林风眠 - 生平事迹 ②绘画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3488 号

目 录

序言 潘公凯 6

走近林风眠 许江 8

林风眠之路 14

——林风眠生平、创作及艺术思想述评

图版 84

图版目录 322

林风眠年谱简编 326

序言

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激烈社会变革和中西之间的文化冲突，几乎触动了每一位敏感的知识分子的神经，他们共同关心的一个基本问题是：“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西方的冲击，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秩序，深刻地影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这势必引起人们对中国艺术的历史命运、生存策略和发展方向的论争。在这场争鸣中，有关中西艺术比较的问题自然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因为，人们期望在世界艺术的总体框架中找到发展中国新艺术的基点。在这样一种历史情境下，“中西融合”的艺术理想应运而生，林风眠先生正是这一理想的重要倡导者和实践者。他不但力求创造与世界艺术潮流同步的、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艺术，而且要使之成为“促进社会美育”、“实现艺术社会化”的理想工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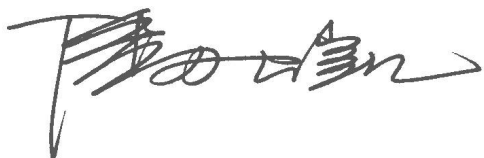
林风眠为现代中国艺术教育作出了巨大贡献。在青年时代他就先后执掌了当时最重要的两所国立艺术院校，尤其是在蔡元培先生的倡导下，在杭州创建了中国最早的高等艺术学府——国立艺术院。他大力贯彻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锐意推进艺术运动，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办学方针，不拘一格，广纳人才，组成了多画种、多风格、高水准的师资阵容，并注重发挥学生的个性，注重培养他们的人格操守及社会责任感，在实践中建立了一套在当时最为完整、规范的美术教育体系。这一切都使他成为中国20世纪前半叶现代美术教育的主要奠基者。

从旅法之时起，林风眠便开始思考如何实现民族艺术现代化的问题。为此，他潜心研究了中西艺术的起源与本质，旨在梳理其各自的历史，从而认清中西艺术的异同，为融合中西艺术的实践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回国后，他即以不懈的开拓精神，将其理论思想运用于大胆的艺术实验，与他的艺术同道们一起，为中国现代绘画开辟了一条将中国传统精神和西方现代观念、形式相融合并注重本体语言探索的崭新道路。无论是早期那富于浪漫主义色彩的巨幅油画，还是后期那些恬淡忧郁的彩墨画，都渗透着他对西方现代精神的出色理解和对中国民族文化几乎是本能的颖悟。在这条需要足够才华与勇气的道路上，林风眠不仅是先知先行者，而且以其深沉感伤的诗人气质和孤独高远的艺术境界成为后人难以企及的典范。

林风眠先生是他那个年代最关注时代性的画家之一。“创造时代艺术”既是历史赋

予他的一项沉重的使命，同时也是他个人艺术思想中的一个核心命题。这种使命感促使林风眠努力在高雅艺术与民间艺术、本土艺术与西方艺术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正如他在1934年的《什么是我们的坦途？》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从个人意志活动的趋向上，我们找到个性；从种族的意志力的趋向上，我们找到民族性；从全人类意志活动的趋向上，我们找到了时代性。”由于他强调艺术的个性，注重艺术的民族性和时代性，林风眠对艺术中的因袭摹拟现象倍感忧虑，而这种忧虑不仅是针对我国明清以降的四王末流，而且也针对西方泥古不化的古典主义流弊。因此，他眼观全局，把批评的锋芒指向了整个世界艺术史上的模仿陋习，而他的理想则是“创造世界新艺术”。只有认识到林风眠的这种广阔胸怀，我们才能真正领悟他一生躬行不辍的学术目标——“介绍西洋艺术！整理中国艺术！调和中西艺术！创造时代艺术！”

这四句口号就是我们所说的“林风眠之路”上的路标。此后，不少蜚声中外的优秀艺术家，如赵无极、朱德群、吴冠中、席德进、赵春翔等都是沿着这条道路走出来的。他们为推动中国艺术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各自的贡献，而他们的成就也进一步证明了林风眠所倡导的中西融合之路在封闭落后的中国走向开放、融入世界的历史性转折的宏大背景之下所具有的必然性。如今，这条路已经越走越广阔，更为年轻、更有希望的一代正在崛起。当新世纪日益清晰地向我们展现出她的无限可能性时，我们才能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在即将过去的百年中先驱者们的不倦探索所具有的深远意义。



1999年9月10日

走近林风眠

林风眠，这个名字，对于“文革”后进美院学习和工作的我们这一代来说，是既陌生，又熟悉的。

在我们进入美院学习之前，在“文革”甚至“文革”之前的纷乱喧嚣的社会环境中，林风眠先生几乎被人们忘却。他的画作，他的著述，连同他这个人被凛烈的社会政治空气尘封烟没。进入美院之后，面对中国美术近代发展的历史，我们才开始怀着一种敬仰关注这个名字。近几年来，林风眠研究会进行了不少研究和宣传的工作，'97美术大展中沪杭两地的林风眠展引起广泛重视，但对于许多青年美术工作者来说，这些就像身旁的一泓湖水，经常与之形影相随、不期而遇，却很少有机会深入地走近她，专注地打量她。我院七十周年的校庆是一次上规模的学术梳理的活动，学校对以林风眠为首的一代艺术家创建我院的历史、对我院薪火传承的学术脉络进行系统的总结。在这项活动中，我们始终面对林风眠的存在，面对我院代代相传的精神脉络的存在。林风眠先生追随蔡元培先生、投身艺术运动、推进东方新兴艺术的足迹，与我院建院初期的发展历史是联系在一起的，翻开了美术教育的这一页历史，也就翻开了林风眠卓尔不凡的一生中激情创业的历史。在主持国立杭州艺专十年之后，林风眠随风而逝，踪迹难辨，潜入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艺术孤行，留给世人颇多谜团。从去年9月开始，我们追随林风眠的足迹，跑了半个中国，收集所有能收集到的资料，领受几代林风眠学生和研究专家的指点，汲取各方面的养料，来完成这样一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事实上，我们的内心，也追随着他那九十多年的人生历程，穿越百年沧桑、世纪风云，经受着精神上的洗礼和磨炼。

林风眠之路，一条漫长而令人心悸的人生之路，一条用生命去探索、去开拓的继往开来的艺术之路。我们以学子的赤诚，在这条道途上，追蹊先行者的脚步，努力地走近林风眠。

永恒的肖像

林风眠离我们的确遥远，即便在他生前，有关他的讯息也如空谷回声，飘渺而抽象，他甚至是活在一片传奇的轶闻之中，许多奇怪的云霾回绕着他，使我们始终无法洞悉这位艺术先驱的尊容，只有凭借对中国近代艺术史的理解，凭借中国美院传统精神所孕养的那份景仰，更主要是凭借对他的艺术作品(虽然还看得不多)的热爱，而从精神上去亲近这位先师。

原先，我们手头掌握的林先生的资料的确很少，收集资料的工作也进行得十分缓慢。但最终还是从林先生的故友亲朋和有关专家那里，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照片和文献资料。在林先生的旧照中有青年时代的风华，有玉泉故居时期的洒脱，有60年代的凝重，有初出牢狱的忧郁和困顿，有挥笔作画的投入与专注。在对林先生的一生逐步有所了解之后，这些照片仿佛活动了起来，串联成这个不凡经历的动人画卷。但在所有的这些照片中，有一张摄于香港的晚年肖像，始终打动着我们。

当我们一眼看到这张肖像，就再也没能抹去深深的印记：在平静而又平实的狭长面庞的正中，有着一个宽大硕长的鼻梁，宽厚而朴实；鼻梁之上矗立着圆拱顶一般的隆额，有如一片坚硬的花岗石，闪动着白光，高远，倔强，笼盖在有几分松弛的面容之上；这面容带着永恒的歉意的微笑，仿佛在向世人告别，双眼却吸引着你，以一道锐利的目

光引着你潜入他的内心，这眼中有火，而双唇却又以冰一样的沉默，保证永不道破生活的秘密。命运在林风眠身上雕凿出一种与这个瘦小身躯不相适应的撼人心魄的历史，并且也锻造了这位20世纪中国艺坛上少有的代表人物。林风眠仿佛知道那悲惨而恢宏的命运的意义，从孤寂中产生对孤寂的爱，并把这种爱化作艺术的烈焰，温暖他的时代和人间。

没有比这张照片更能囊括林风眠的内在气质，更能表现他那饱受岁月斧凿之后所具有的真实的存在感。这是一幅永恒的肖像，一幅印入人心的肖像。

林风眠的一生界分明确。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炮火撕裂了中国的版图，也中断了他的人生道途。这之前，是他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艺术运动的时期，是他一生中激情奋斗、叱咤风云的时期。这个时期中他有幸得到了蔡元培先生的赏识和推荐，先后执掌当时中国的两个重要的艺术学府，尤其是在创建和主持国立艺术院时期，为中国早期的艺术教育，树立了“兼容并包、融合中西”的精神典范，开拓着一条“创造东方新兴艺术”的艺术之路。这之后，一方面他的理想不断幻灭，生活的地位每况愈下，另一方面他孤寂求索，以自己的艺术实践和人生苦斗去亲历那条创造新艺术的道路，这也是他一生中孤独而又无法逃逸、苦斗却又归于苍凉的时期。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生涯中，他备尝了人生的种种苦痛，却矢志不移，耕作不辍，创造了一个独特的绘画世界，留下了一份非凡的艺术遗产。

如果说，前面一个时期中，林风眠是中国艺术创作和教育之路探索、开拓的领头雁，那么，后面一个时期中，他就是飞越人生的苦夜、追寻新艺术曦光的孤雁，我们所采用的林风眠百岁诞辰纪念的标志，那个高高扬起的翅膀，是否既象征着振翅高飞、引领前行的旗帜，又蕴含着独立孤行、可以被毁灭却不会被打倒的不屈精神呢？

林风眠的作品似乎远离着他自己的生活环境，很难与现实生活产生直接的对应，却又神秘地吸收了他自身命运的典型特征，具有传奇的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总是出现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景，尤多悲剧。他那早逝的童年，为他的一生理下了深刻的印记。塞纳河畔丧妻失子的哀痛，使他早早地将青春和爱情的幸福凿进异乡的墓碑。蔡元培先生慧眼识珠，诚意延揽，他得以主持当时中国的两个重要的艺术学府，并抱定“我下地狱”的决心，锐意推行艺术运动的理想，潜心艺术教育的创制。这个倾尽心力、激情奋进的时期，却因为溃败的社会政治局势的催逼，艺术运动理想的落空，青年学子拥戴的缺乏，而在一片失落中悄然落幕。从风云际会的高处跌落下来，远离视听的中心，林风眠开始了长达五十多年的孤独的潜行。他数度告别妻女，把自己锁在漫漫的艺术求索之中，过着寂寞而几近苦行的生活。“文革”浩劫的到来，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浪之中，在那些没有星光的夜晚，林风眠亦悲亦狂，亲手毁去自己最珍贵的千余件画作，毁去了自己所创造的艺术生命，在水与火之中，演绎了人类历史上至为悲怆的一幕。当他掏尽了一切向往，只抓住一线本能的信念：我还能画！把唯一的希望留给自己的肉身的时候，命运并没有放过这个孤弱之躯，而把他视为政治风云的残枝败絮，横扫进牢狱的一隅，

飞扬的翅膀

走近林风眠

掠去花甲高龄的生命中四年零四个月的自由和阳光。

失母、丧妻、丧子，从自己建造的家园中放逐自己，直至亲手埋葬自己的艺术生命。除了死亡，林风眠有什么没有经历过？命运使多种冲突在他的身上尖锐地物化，并扩张起来，深深地、持续地刺痛着他。但是，他早已将自己交给了另一个永恒的力量——艺术，借助着这个力量，来容忍命运的屈辱，领受世事的骤变，并通过屈辱和隐忍来与命运抗争。在命运的重压之下，他可以屈膝，但仍然虔诚地高举双手，指向那对他来说至神至圣的艺术。

孤独、磨难和忧郁，一刻也没有离开林风眠，却又在林风眠悲天悯人的气质中悄然演化成一种空寂的心态，并使之弥散在他那简单孤立的画桌上，潜入他的各类作品之中，时而转化成梦幻悠远的空灵，时而转化成心灵苦痛的忧郁，时而让空灵和忧郁调和而成为一种另类的浪漫。于是他的山水风景不似西湖的真山真水，却有着那寂静深远的韵味。这片山水世界古远而苍茫，带着天籁的轻风，带着飘渺的烟霏迎面袭来。人们的双眼渴望在这里停歇，但内心却被一种孤寂的预警提醒着：这里不是家园，这里只是梦乡，一片超现实的梦乡。这片风景广袤无垠，有空气的颤动，有回风的低吟，在这一切之上，还有一种隐隐的伤感悲悯之气使灿烂天空脱尽尘俗，而获得梦乡般的纯净。渴望博爱是这片孤寂的情怀中永恒的空谷回声。

于是，在那水墨淋漓的芦荡中，飞翔起孤独的秋鹭。这虽不是多少年前苏堤两边的真景实况，却是林风眠借景抒怀的真实写照。这灰蒙的天空，云气阑珊，潜伏着命运多舛的阴霾，墨一般浓重的空气，摇曳着芦叶，秋鹭带着生的警觉划过湖面，划破水的死寂。林风眠将早年法国象征派诗歌与德国表现主义情怀咀嚼透了之后，吐出带着东方诗意的宁静和净寂。林风眠甚至企图表现“死水微澜”之中“死”一般的寂静。

孤单的秋鹭在低翔，在寻觅，林风眠的追求是没有止境的。在生活磨难的重压下艰难举步，在东西方艺术巨峰中孤独潜行，林风眠吸收一切可能借取的东西，并努力地在宣纸上融会演变。在40年代和50年代中，他研究汉画像砖，研究皮影民艺，临摹敦煌壁画，甚至对立体主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孤独和忧郁把他抛掷到另一种情感的高点，中西艺术两端的深入理解赐予他一种能力，使他能洞悉视觉痕迹和灵魂之间那神秘的牵线，并从内心的深处含英咀华、风餐露宿，细细地编结和吐纳而成一个演变的轨迹和网络。那种平面的、棱状分隔的结构，那种方中寓圆、圆中求方的骨架，反复出现在林风眠的静物画之中、戏剧人物画之中、人生百态的画幅之中，已经不能用立体主义毕加索们的多视点革命的那种意义来衡量，也不能用画面构成的普通价值来衡量。那是精神咀嚼之后的产物，是他生命滤变之后的别无选择的选择，是承受着命运的诘问、混杂着沉闷窒息和焦躁不安、视觉的迹化和内心的悚惧的存在方式，是他生命之火闪烁和燃烧之后留下的沉重骨架，也是他分裂、矛盾的个性的神秘载体。正是在这个穿插运行的构架里，林风眠全神贯注于痛苦而又兴意盎然的创作中，无论是飘零的花和柠檬，是长袖当歌的淑女与老衲，还是经历着噩梦的裸女和鬼脸，那只疾行的枯笔把整个的生命扔在了这个构架之上，演练各类不同的命题，寻觅视觉上种种可能的反应。只要画面上出现一个契机，生命就会紧追不舍，有时会像晶体一般，以闪烁的平面冷冷地反映着世间万物

的纷乱；有时却像燃烧的火焰，让自我在屈辱的烈焰中饱受熬煎。无论是晶体还是烈焰，无论是纷乱还是熬煎，他总是坚毅地隐忍命运的催逼，在既清醒又模糊的混合情感中与创造的激情偷欢。既然不能主宰命运，那就甘受命运的驱使和徬役；既然不能驾驭生活，那又何妨与生活一道随波远行。林风眠通过屈辱和认命来征服痛苦，并使之转化为创造艺术生命的一份滋养。磨难，将这个本性悲天悯人者神秘地锤炼成通达世故者，让他牢记命运那悲惨而恢宏的意义。终于，受难化为他生活的一个天然部分，领受痛苦成了他理解自然力的神圣骚动的基本方式。终于，他把自己放在了十字架上。

当我们沿着资料文献组成的线索，缓慢地走近这些感人的画幅，走近林风眠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深刻的形象，深深地理解“现代艺术先驱”这不朽称号中那生命的分量，深深地理解那与命运抗争的永恒意义。

无疑，在世纪初的艺术先行者的行列中，林风眠是最具开拓精神的一个。从20年代到30年代，他抱定“为中国艺术界打开一条血路”的决心，用十年多的时间，用热血青春的激情呼号和倾心工作，指明了一条道路，一条既不是传统东方式的，又不是盲目照搬西方的“东方新兴艺术”之途。这条道路意义远大却曲折漫长，确凿无疑却颇难辨识，激动人心却又充满争议。在当时，这条道路实质上还只是一幅蓝图，一种值得奋力追求的精神理想。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为了达到这个未来之境，林风眠又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在这条道路上亲身历险，开拓前行。这位孤单的行者，背着命运的重负，跨越旧观念、旧事物的界石，涉入未知的地域，汲引各种艺术滋养的甘泉，忍受现实人生的风霜雪露，在生活磨难和心灵追求的冰峡中踟躅，在魂灵和情感的巅峰上辨识方向和辨识自身，用生命和心血，为这条发展之路留下不朽的标记。正如英国艺术史学者苏立文在《林风眠——中国现代绘画的先驱者》一文中向历史所发出的大胆的设问：“从抒情的、装饰的、充满诗意的极端，到悲惨的、暴烈的、忧郁的另一个极端——试问现代曾有一位中国艺术家，表达出来的感受有着如此广阔的范围？有一位中国艺术家，在20年代是一位大胆的革新者，而六十年以后，仍是一位大胆的现代画家？”

这位孤行的使者带着我们进入的第一个新的界域，恰恰就是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现实环境本身。林风眠画山水、画静物、画仕女、画戏剧人物，所呈现的往往都不是自然的直接对应物，但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却飘荡着一种独特的气韵。这些山水静物既不按照自然事物本身，也不按照传统的经典性来呈现，却保留了人与自然之间的一种神秘的联系。身在西湖边而没有画西湖，隐于闹市之时，却让这片记忆悄然苏活，而苏活的不是湖畔的一棵树、一片云，却是对西湖的整体印象，是人潮交融的产物。那细颈的花瓶，那怒放的鲜花，那响亮的黄色柠檬，都是林风眠书案上的实物，都是一些最一般不过的日常静物，被移植到画上之后，仿佛被一种求生的力量催动着，获得一种形式上的张力和联系。这种信手拈来的题材，呈现了人与物之间的信任和亲热状态。林风眠看事物，体察事物，揣摩事物，让事物在心中留下，然后去等待一个机缘，当遭遇到来之时，就整体地而不是个别地、意境化地而不是表象地倾洒在画面之上。这里边有烂熟于心的记忆，有单项强化的研究，有渐长渐成的历途，但在画面之上的始终是整体的表现，是人

伟大的先行者

与物共进共退、相即相融的真实呈现。在搜集到的林风眠的资料中，我们看到数种珍贵的写生资料，其中一种是黄山写生，一种是不同场景——上海市郊农村、水电站、苏州天平山等的速写。除了少数的几幅之外，我们很难看出这些写生与他的画作之间的直接联系。正如他在《抒情·传神及其他》中所写到的：“我很少对着自然进行创作，只有在我的学习中，收集资料中，对自然作如实描写，去研究自然，理解自然。创作时，我是凭收集的材料，凭记忆和技术经验去作画的……”自然，对于他来说是一种可以用心，也必须用心去交流的对象，而作品则是这种交流融会之后的结果——就像孩子，有着爱偶双方的种种影子，却不再是爱偶双方的本身。在那神秘的交合之中，对方无所不在，并境域化地孕生着一切。这是另一种汲取自然的方式，在这个方式面前，我们的生活环境呈现了更为普遍的意义。林风眠正是这样地将一切点化成金，在咫尺的距离中塑造了天涯，在熟知的视野中塑造了神奇，在日常习见的一般事物中塑造了一个新的世界。

这位孤行者还带着我们潜入人的心灵感情的最深处。这是一个莫大的深峡，要有足够的胆力探向深处，甚至要受着命运的驱赶，才可能铤而走险，才能摘取那感情之真的透明的晶体。林风眠是一个夜行客，当夜阑人静之时，当现实的尘嚣远去之时，他将自己锁在上海南昌路、后来是香港弥敦道的斗室中，静对桌案，慢慢地点燃起感情之光，照亮心中的那个世界。这时他的洞察力远比日间真切，他的胆量就像月夜梦游人一样与白昼判若两人。他循迹蹊踪每一道心灵的现象，并听由感情的驱使，超出正常的边界，越向陌生而又激动人心的崖畔。事实上，从方形画面的构图到各种材料糅入宣纸，从用笔用线的方式到以墨压色、以色压墨、以墨压墨的技法，林风眠涉入了中国绘画的许多新的疆域。这些疆域前无古人，知音寥寥，能够衡量出其中价值的，就只有用心率真的尺度。这种率真不是一般所说的直率和激动，而是心灵与自然之物相契合的天然状态，是不刻意雕凿亦无需修饰的真情流露。正是这种真情流露，使林风眠得以在新的疆域之中倾听民族和时代的呼唤，一步步地留下足迹。夜晚使这种真情纯化，抛却生活的屈辱，卸下命运的重负，让心灵矛盾的各方从现实的危机中舒解，同时，却又在绘画行为的发生中，渐渐激化而为种种超界胆力的神秘根源，并彼此抵牾，互相亢奋，直至那笔下的世界变得同样紧张、流动、喘息和抑郁，变得和这个生命同体，和这个生命一样的真诚。林风眠画孤雁，令我们仿佛听到那凄婉的啼声；画“破碎”的静物，让花卉和水果疯狂地聚合和穿行，抖露出一片神圣的纷沓和别样的辉煌；画远山和近水，交织着对梦想的期望和期望消失后的迷惘；画“一潭死水”，用那逼人的冷寂，点染冰一般的华丽与高洁，勾画那种冰点以下心灵的震颤；画人生百态，直呈命运的烈焰和烈焰中的煎熬，展露那火色通红的精神烙痕。林风眠正是用那支枯笔把每一种感情送达视觉深处，让我们与这些画面一道体验心灵之真的分量。

这位孤独的远行者还带着我们攀缘真实的高峰，在那里俯望人生，辨识自我。在许多写实性的绘画那里，自然物的静止状态被精确地描绘着，表象化的视觉倾向更是一方面沉溺于事物的表面真实，另一面又指向对事物的观念化的把握。在林风眠那里，事物的真实并不在于事物之中，也不在于人对事物的认识之中，而在于人们与事物相契相合的状态之中，在于人的显在和隐在的两重性之争的发生境域之中。林风眠的眼光总是习

惯地越过事物的表象，而将事物整体地剥去外衣，裸呈在灵动的目力之下。此刻，那个未明的世界被紧张地开启，天空显露曦光，大地却远远地蔽藏在群山的那边；色彩和飞白引动阳光和雷电，墨色却带着水气从天而降，企图将一切遮挡……在这个神秘的争斗中，林风眠的世界被不断地开启：从巴蜀山岭的清风到山水梦境的微澜，从静物的立体解析到戏剧人生的苍凉，从人生百态的忧郁到火光鬼影的悚惧，林风眠真实地活在这个夜晚的世界之中。这个世界有风景，却不是悦目的风光；有丽质，却冷漠异常；有色彩，却悠远飘渺；有激情，却又交织着孤寂和悲凉。这个世界原是渴望安宁和轻松的，但命运神秘的叩门声却总在这里流泄出骚动和不安，那显在和隐在的争斗持续着，生命的真实在两个界域的相互运动中撞响。林风眠的世界从来不是一个赏心悦目、让人清晰可辨的现实世界，而是浸润在一片跃动的阴影中的人的真实世界。只有当我们触及到自身真实的本性时，我们才能进入这个世界，才能领受这份真实。在这个真实的高峰面前，我们必先潜向自己的内心，辨识自我，才能穿透云霏，窥见真神。

林风眠，这位孤独的远行者，在他的近一个世纪的远足中，带给我们如此丰饶而神奇的心灵风景，为20世纪的艺术天地开启了一道照亮人性的曙光。他不愧是一位伟大的先行者。

林风眠是一卷书，一卷世纪性的艺术百科全书。在这里面，可以读到中国美术百年发展的艰难历程；可以读到中西文化融合的深重讯息；可以读到命运的乖戾和人性的磨难；可以读到先行者经历的风暴和生命的顽强；还可以读到每个观者自身真实本性被轻轻拨动的颤音。这部书是要用心、用真诚、用时光，甚至用生命去体悟和阅读。我们的研究才刚刚展开卷首之篇，深入的研究还企望着大家共同的努力。事实上，这本册子本身就是大家协力合作、社会广泛支持的结果。我们并不认为这个册子是一个盖棺定论的册子，惟望它能展示林风眠艺术创作和思想发展的概貌，成为林风眠研究和本世纪中国美术研究的一个鲜明的里程碑，并以此对今天艺术的发展起到些微启迪和推动的作用。我们也并不认为这个册子里的一切都无懈可击，惟望以我们的真诚和坦率来面向历史，面向事实，并严肃地期盼和等待着事实真象的最终开启。

我们以往做的和将要做的，都只是：走近林风眠。

谨以此书，献给世纪之初的伟大的一代艺术先行者们。



1999年9月19日